

加拿大总理赞法轮功学员对社会贡献大

(明慧记者英梓渥太华报道)二零一二年三月九日，加拿大总理哈珀在多伦多和中文媒体举行的圆桌会议上，回顾了二月份的访华之旅。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哈珀谈到今年访华途中，他同中国领导层提出过法轮功受迫害问题，并称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遵纪守法，对社会的贡献巨大。

哈珀总理说：“在加拿大，我们有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超过百万的华人。这些法轮功学员，这些华裔加拿大人，和所有其他加拿大人一样，他们所展现出的是在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的制度下蓬勃发展的一种能力。”

“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是遵纪守法的公民，他们和他们的中国同胞，

以及其他一样，为我们的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相信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会同加拿大一样，大大受益于更加自由和宽容的民主和人权，不但能容忍民主权利，也能容忍不同意见。”

加拿大总理、政府多次公开提出法轮功和人权问题。三月五日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加拿大谴责世界各地发生的针对宗教团体骇人听闻的恶劣行为。在这些团体中，加外长提到了法轮功修炼者。◇



图：加拿大总理 斯蒂文·哈珀

法轮功学员加国会作证揭露迫害

(明慧记者英梓渥太华报道)二零一二年三月八日，两名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来自上海的两兄弟林慎立、林鸣立在加拿大国会外交委员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举办的“帮助良心犯”听证会上作证，以亲身经历的绑架、非法监禁、酷刑和奴役劳动，证实了正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林鸣立因为身患多种疾病，于九七年七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短短几个月的修炼，他的疾病不治而愈，他说：“法轮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林鸣立说，一九九九年七月迫害开始以后，他曾四次遭到中共警察的绑架，最后一次遭非法判刑六年，各种酷刑加身。林鸣立在讲述遭酷刑洗脑时说，“他们叫我写放弃修炼的保证，我不肯，他们就把我抓到厕所里，把我的衣服扒光坐在水泥地上，用冷水浇我，一边浇，一边还用带刺的竹子抽我的头，抽得满头是血。他们二十四小时不让我睡觉，白天还用高音喇叭对着我放诬蔑和谩骂法轮功的广播。”此外，他满嘴的牙被恶人蹬掉，并遭到强制野蛮灌食。他说，迫



图：国会议员和林氏兄弟合影。(左起：国会议员大卫·斯威特、林鸣立、国会议员艾维·派克莱特、国会议员欧文·考特勒和林慎立)

害的严重性人们无法想象。

林慎立也讲述了自己在劳教所受到的殴打、高强度苦役等折磨。他感谢欧文·考特勒先生和人权委员会主席斯科特·瑞德先生在营救自己以及为改善中国的人权和法轮功的人权所做的努力。

曾参与营救多位法轮功学员到加拿大的人权委员会副主席考特勒先生说：“我认为法轮功学员代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明的最高价值观，真善忍的价值观；中国政府应该把他们作为模范公民来看，而不是将他们投入监狱，对他们施加酷刑。” ◇

插播真相 张家林狱中遭精神药物摧残

(明慧网通讯员安徽报道)安徽省霍邱县法轮功学员张家林(63岁)，二零二年参与电视插播向民众传真相，被中共非法判刑十二年，在狱中遭到精神药物迫害，出狱后生活艰难。

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发动运动，以政治手段打压法轮功。和历次运动一样，中共操控媒体，制造“自焚”、“杀人”等各种谎言，煽动民众仇恨。

为澄清真相，还民众知情权，二零零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晚，张家林等八位法轮功学员成功地将法轮功真相录像插入有线电视网传输主干线，在合肥市桐江新村、烟草学院等小区三千九百多住户有线电视中播出三十多分钟，给民众提供了了解真相的机会。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度，这种还原真相、坚持说真话的义举都受到赞扬。然而张家林二零零二年遭中共绑架、非法判刑十二年，在狱中受尽各种折磨，几次被强迫注射破坏神经的药物，失去了记忆，精神呆滞。

中共制造的“自焚”谎言已在联合国会议上被曝光：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图：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自焚”画面漏洞百出，例如：王进东全身被烧黑，两腿间盛着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在高温烈焰中不变形、不燃烧，完好无损。

小病友不幸离去 我的儿子却越来越健康

我是一个六岁孩子的母亲。从小到大我的人生都是平平淡淡的，没有经历过什么风浪。儿子是个懂事的孩子，他给我带来了快乐，确切说，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二零一一年七月，因为儿子（当时五岁两个月）腿上长了一些小的紫色斑点，就带他去医院检查，结果竟是患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那真是五雷轰顶啊！

第二天一早我和丈夫带着儿子到一家很有名的军区医院进行治疗。出发前，我还特意拍了张全家照。

在这样那样的检查后，医生说这种病治疗起来如何如何困难，尤其我儿子在了一项观察预后的检查中是呈阳性的，所以医生连具体的分型都没做就开始进行化疗了。

儿子在医院住了整整四十七天，我的心情用两个字形容那就是：“焦灼”。化疗药物的毒性很大，加上小孩子本来血管就细，两个疗程下来儿子手脚上的血管已经扎得不行了，左脚脚背上一个较粗的血管才做了一次化疗就萎缩了，没法再用了。

一次我去医生办公室查化验结果，和主治医生聊了聊，医生说，孩子的存活率只有百分之十。

他给我们推荐了一种六万元的药。我问：吃了这药可以治好孩子的病吗？医生回答得很含糊，只说可以延长孩子的生命。因为没有那么多钱，如买了这药就没法给孩子做其它治疗了。最终我们决定不买。

（明慧记者章韵多伦多报道）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一日中午，加拿大多伦多市第二十五届圣派翠克节游行在市中心举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连续六年应邀参加，获沿途观众的欢迎和赞赏。在广东经商的台商邓先生，对着乐团很认真地录像。他说：“法轮功很正气！我知道法轮功到处都有，台湾有，香港有，大陆有，很多国家都有，但只有大陆在迫害。我从来没把他们跟政治联系上，因为我有一些法轮功朋友，我知道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也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知道法轮功对人身心都有好处，所以我非常敬佩他们。”◇



出院时医生让我们签了知情书：我们是城镇医保，如果在出院后的十五天内再住院，就必须自费治疗。

我怀着焦虑的心去问医生，我说我儿子出院后连十五天都撑不了吗？医生说：“这个不好说。”

我们是在九月九日那天出院的。九月十一日晚，丈夫原来的一位同事阿姨来看儿子。谈话中得知她修炼法轮大法十几年了。她跟我谈了大法的美好，还谈了她自己的修炼经历和亲身体验到的大法的神奇。记得当晚她问儿子：是否愿意做个大法小弟子？儿子一脸单纯但很坚定地说：行！我还是将信将疑，但还是决定开始学大法。那时是为了给儿子治病才答应学法轮大法的。

第二天是中秋节，上午我就带着儿子读了《转法轮》，我读一句，儿子读一句。到了下午，本来就敏感的

我摸着儿子的头有点热，于是量了量体温：37.6度。夜里体温开始升高，量了一下是38.9度。九月十三日十点多，我给儿子量完体温是39度。后来儿子说要大便。我就带儿子去了厕所，拉完后儿子就到客厅玩去了。过了一会儿，我给儿子量体温是37.4度。这一天儿子共拉了十三次。九月十四日儿子的体温在37.1度到37.6度之间，再后来体温就完全正常了。

从此以后，我们开始安心地读书炼功。我从开始为了儿子好病而学大法，到后来被书里的道理所折服，开始自觉地要修炼了。不断地学，我明白了许多道理，我感觉心里敞亮了许多，也看到原来的我，为了世间的一些名呀、利呀、钱呀，疲惫不堪地追求的那种执着。很快，我体察到师父也在给自己净化身体。

十月五日那天，我接到一条儿子住院时的小病友（四岁多的女孩，与儿子患同样类型的白血病）妈妈的短信：她女儿在接受第九次化疗后去世了。我难过得哭了，同时深感我和儿子能得大法修炼是多么幸运啊！

其实医生说，我儿子必须每月按时接受化疗，否则不会超过三个月就将全面复发。一旦复发，治疗就更加困难而且会有极大的生命危险。

截止到我写此文，儿子出院已经半年有余，身体一直很好！感谢大法师父给了我们全家人新生。我想告诉被谎言迷惑而对法轮大法有偏见和误解的人们：请了解法轮大法，了解师父的慈悲与伟大！◇

多伦多圣派翠克游行 民众赞誉法轮功



曾揭露杀人命案 赤峰养殖业主又遭绑架

(明慧网通讯员内蒙古报道)赤峰市红山区法轮功女学员郝平,于二零一二年三月八日下午三点二十分,被闯入家中的红山区国保大队、铁南派出所四名警察绑架。郝平现被非法关押红山区东看守所。

郝平,赤峰市红山区城郊乡曲家沟村人,她家曾经经营的养殖业并被当地誉为优秀龙头企业,但是因为信仰“真善忍”,二零零一年被中共警察绑架,又因揭露法轮功学员赵艳霞被看守所灌食致死,二零零二年与丈夫双双被判重刑。从此,一个富足的龙头企业主被中共迫害的一贫如洗。

有口皆碑的养殖业主 良善之家

曾经,郝平有个五口之家:儿子,丈夫刘福安,还有一位智障的哥哥和收养的一位孤寡老人。

郝平、刘福安夫妻老实、忠厚,勤快能干,曾是优秀的试点养猪专业户,红山区城郊乡龙头企业,电视上还作过报道。猪场饲养几百头猪,三十多间猪舍,还有养的名犬、良种狗。因自家配饲料、做饲料,养的猪不生病。郝平自从学了法轮大法后,更是处处为人着想,做生意从不伤害别人,从来没有病猪死猪蒙混骗消费者的事。收了别人的假钱,就撕掉,不许假钱再流通去骗别人。有人把钱忘到他家,从来不动,等着人回来找。他们的孩子也不会骂人,很懂事。

郝平辽宁老家有个智力不健全的二哥郝刚,兄弟姐妹谁家都不要他,说他能吃不能干。郝平夫妇就把郝刚从老家接来,长期养着,从不嫌弃他,老家的人问郝刚愿不愿回去,他说不愿回去了。

曾有一个残疾青年小田,到天津打工没赚到钱回到赤峰,被困赤峰,小田家庭经济状况不好,又没有母亲,自己又半残废,回不了家,当时大冬天他还穿着一双单胶鞋,一身单衣,他被郝平夫妇留下,住了一冬天。

有一年的一个三九天,刘福安上山时看见一个三面有墙、一面没墙、没有屋顶的破房框子,里面都是雪,搭着一个小炕,上面四根木棍支起一块塑料布,里面蜷缩着一个老人,脏

得像黑球似的,不停的打着哆嗦,鼻子像漏粉一样不停的流,猫着腰直不起来。刘福安就把他领回了家,郝平见了吓了一跳,脏的看不出来象人。老人感激地说:“老刘救了我,要不然我不是饿死就是冻死,过不了冬。”来到这个家,他连烧火都不会,就什么都不干。可全家就象对待自己的老人对待他。渐渐的,老人脸红润了,腰也直起来了,也不流鼻涕了,还变的胖胖的。这位叫王占久的孤寡老人一直被夫妇赡养了七、八年。后来郝平被绑架,家人就给老人买上被褥、碗盆、菜刀等,又买上双份的棉衣、单衣,还给他带上五千五百元钱送他回家了。几个月后老人又回来了,见到刘福安高兴得不行,说再也不走了,这才是他的家。可不久刘福安也被绑架,老人吓得不敢回来了,最后抑郁而死。

就这样一个善良人家,这样一个龙头企业,却被中共迫害的一贫如洗。

郝平被绑架

郝平因信仰“真善忍”做好人,曾于二零零一年腊月十九日被赤峰市红山区中共警察绑架。

二零零一年腊月十九日的早晨,红山区警察突然包围了郝平家的院落,还没等开门,已有人手拿棍棒从墙上跳进院中,冲入屋内抄家,把桌子踢碎,在屋内乱翻乱拿,衣物扔的满地,室内乱成一片……,最不人道的是,把各种粮食、大米、白面全都倒到地上。把生意用的、家用的与孩子学习用的大小录音机、复读机、放像机、收音机、电话机、复印机……,等所有的电器与书籍全部抢走,绑架上郝平,三九天不让穿棉衣也不让穿棉鞋就被劫持到警车上,扬长而去。家里的户口本与房屋土地证也丢失,老人捡破烂卖五百多元钱的存折也丢失。

郝平被非法关押在红山区看守所。二零零二年四月十日,红山区看守所恶警邓丽艳强迫法轮功学员背监规,法轮功学员王伟华不背,遭邓丽艳的电棍电击,被非法关押迫害的

七名法轮功学员一起绝食抗议。约四月十六、七日,遭恶警野蛮灌食。大队长邱学东把百余名劳动监号的身强力壮的男犯人调出,对付七名法轮功学员:赵艳霞、郝平、张凤(立)霞、耿秀兰、王伟华、赵淑贞、段淑芬等,把法轮功学员分别按在椅子上,反背双手,按住头、手脚、大腿,用竹筷子撬嘴、别牙,往里灌玉米面汤。赵艳霞是第一个,只几分钟就听见哼哼声了,犯人一松手,就从椅子上掉到地上,恶警邱学东还说她是装的,让犯人把赵艳霞拖到走廊的墙根边,扔那没人管了。继续灌另外那六名法轮功学员,灌的满身到处是玉米糊,脸上、头上、



酷刑演示:灌食

脖子里、衣服上到处都粘乎乎的,个个上气不接下气,折磨的没个人样,才将她们放回监室。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了,才有犯人去墙边的赵艳霞,人已经凉了。看守所假作一番折腾,让人给赵艳霞扎针,又用车拉到医院转了一圈。然后对家属撒谎说心脏病发作,到医院抢救无效而死的。

刘福安遭绑架

恶警绑架郝平时,丈夫刘福安不在家,家中剩下十三岁的孩子,饲养着几十条名犬,还有几十口猪,还有鸭子,无人喂养。孩子没吃没喝,生更半夜,又饿、又冻、又怕,恶警们还经常夜间来家里抓捕刘福安。

刘福安去外地办事,恶警竟然下通缉令抓捕。刘福安回家后找到警察问原委,却被逼交巨款办了“取保候审”。此时,家里养的名犬已丢失,猪、鸭子都饿死了,造成十几万元的损失。刘福安为了补救经济损失,又贷款买了八十多头小猪喂养,买了许多饲料,还得支撑这个家。

刘福安到看守所探视郝萍时,郝萍告诉他赵艳霞被迫害致死的真相。七月十九日,红山区警察到家欺骗刘福安说去派出所有点事,(接下文)

(接上文)刘福安没防备,就上了警察的车,结果被拉到了看守所非法关押。那时刘福安养的八十头猪都二百多斤了,马上就要出栏,十三岁的孩子再次陷入无助的困苦。

夫妻双双被非法判刑

为了掩盖害死人命的事实不被扩散,当地邪党公检法对郝平夫妇、耿秀兰和已释放回家的尚淑琴都非法判刑。

郝平把赵艳霞致死的事实真相写好,在检察院提审时交给检察人员,检察人员没有去查赵艳霞的死因,却与红山区公安勾结,决定如何报复郝平与相关的熟悉赵艳霞的其他法轮功学员,红山区法院给郝平等重判,把郝平、尚淑琴、耿秀兰、刘福安等分别判处七年、五年不等的徒刑。

郝平狱中遭酷刑迫害

在看守所,郝平还因炼功多次被迫害:被用手铐正铐、反铐、吊铐。因说没有犯罪被恶警打嘴巴子,打得满脸红肿。因不唱狱歌、不报数、不穿囚服遭到恶警电棍电击,还把郝平的被褥与所有衣服扔到监室外的走廊上,故意让过往的人踩来踩去。不许郝平穿衣,冻着郝平。经常随便搜身。郝平绝食反迫害多次,有两次被灌食时出现生命危险,灌食时还遭到恶警的踢打。一次灌食时,把生玉米面用凉水搅拌,把郝平拖到看守所后院的锅炉房西侧(远离他人,没人看见、听见),一个恶警在锅炉房二楼看着,让一帮男犯人把半盆生玉米面给郝平灌下去,郝平的喊叫声根本没人在意,一直到把生玉米面灌完。造成郝平胃痛、胃胀、胃下垂,肚子大,头晕,站不起来。郝平要纸写材料,多次要不给。一天晚上,一恶警叫郝平出监号,说是去拿纸和笔,郝平走到恶警办公室,一帮男犯人一拥而上把郝平抬进禁闭室,按到一个铁凳子上,用铁链子锁住手脚,不能活动,扣上铁笼子,还用电棍电击。在冰冷寒天的夜晚,不让吃饭、不让喝水、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不让穿棉衣,二十多个小时冻饿着,郝平憋得小腹疼痛,坚持不住,尿湿单衣,粘在铁凳子上,更加寒冷,全身麻木,失去知觉。

郝平被转到呼和浩特市内蒙

古第一女子监狱后,被恶警强行转化放弃“真善忍”,几天几夜连续不让睡觉,昼夜罚站,站着不许靠墙,稍有晃动就踢打,长期强行逼迫听他们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制造的污蔑大法的谎言。往耳朵里灌,必须听,不许人有思想自由。恶警三班倒,不停的摧残法轮功学员的意志,郝平绝食抗议,法轮功学员没有犯罪,郝平不穿罪犯的囚服,邪恶就给扒光衣服,只剩下短裤,不许睡觉,把床板撤走,让其睡在水泥地上,把被褥、衣服抢走,让郝平日夜在地上,来例假的血都变成了黑紫色,被迫害的三天就不能正常行走了。长期受到包控犯人的欺负,打骂,虐待,不让出门半步,剥夺一切人身自由权利,包括吃饭穿衣,写信,控告申诉权,自己的东西自己不能掌管,都由包控人包揽,任她们践踏,虐待。法轮功学员长期被包控,一举一动都限制,不许说话,不许与任何人接触、写字不符合他们的意思就立即给撕毁。郝平绝食已四天时,还被逼迫擦玻璃。在绝食第二十三天时,忽然晕倒在地,恶犯还不许喊狱警。有事找队长,不让出门半步,还指使犯人殴打,经常遭到监控犯人犯人王玲、李颖等人的殴打、叫骂、残酷折磨,组内犯人责骂都成了平常事。致使郝平身心受到严重损害。

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日因胃痛,郝平不能下床,犯人李颖(赤峰红山区诈骗犯)晚上九点把郝平象拽麻袋一样从上下床的上铺床上拽下床,大胯骨被摔坏,摔的郝平腰,胳膊不能动弹,光着脚站不起来,外边也被摔伤,疼痛难忍不能动,因不能站起来,包控的犯人李影就打郝平耳光,被打得昏迷,被一起扔到地上的被子都被尿水湿透。另一个犯人贺国花也打郝平耳光。三十一日在郝平腰、胳膊伤不能动、在床上休息时,她们把郝平床板给撤了、拿走,使她晕睡在地上四天,开始地上还有个单子,后来她们把小单子也撤走了。

未成年的孩子失学

郝平十三岁的儿子幼小心灵遭到打击,恶警抓走了妈妈,又抓走了爸爸,他成了孤儿,孤苦的生活,令他幼小的年龄就经常头晕、头痛,学

校要学费时,他就不知道到哪里才能借到钱,被迫两次休学。下雨下雪他还担心着爸爸妈妈怎么过,就离校而去。后经好心人找回,才复学。最后孩子还是被迫离开学校去打工。一次打工路滑摔倒,小拇指摔断,血流不止,遇见一个好心的开车的小伙子急忙把他拉到医院,手指接上很长时间才愈合。

每当过年时,别人家都热热闹闹,欢天喜地。郝平的儿子就与智力不健全的舅舅抱头痛哭。家里没吃、没穿、没烧的,舅舅骨瘦如柴,一阵风就能吹倒。自从父母被绑架,孩子过年就没吃过饺子,平日从来就没买过肉,没买过一滴油,只能靠卖点破烂的钱来买米,熬粥喝。衣服都是好心人送的,除了大的就是小的,合适的少。家里没有取暖的条件,一次自来水龙头冻裂了,三间屋子一会水就满了,智力不健全的舅舅就跑到二十里以外的亲戚家进屋就跪倒磕头,求人家来帮助救房子(土房,怕水泡倒)。

几年过后,家里院墙倒塌,猪舍的房子倒塌三栋,暖棚的设施丢失,猪、狗全没了,家里的被褥、洗衣盆、饭盆、菜刀……等等日常用品全丢失,经营生意的各种配方丢失……,直接损失就十几万元不止。

一贫如洗还遭勒索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八日,是被赤峰邪恶迫害五年多的刘福安出狱之日。可刘福安又被恶党“六一零”劫持到“转化基地”的“转化班”,要转化为保证不信仰“真善忍”,放弃做好人。前去接人的侄儿和刘福安一起被赤峰邪恶挟持到洗脑班。“六一零”要求刘福安的儿子必须交二千五百元钱,何时放人还未定。无辜的侄儿的家人也必须交二百五十元才放人。

刘福安的儿子总算熬到爸爸就该出监狱了,却又遭勒索,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的孩子哪里去找到钱啊?真是孩子哭瞎眼的钱邪党都要榨取。孩子只得四处奔波,借到钱,交给“六一零”后才放人。

又过了两年,郝平出狱回家了。近期,赤峰警察又绑架了郝平。望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士伸出援手,帮助善良人早日获得自由和平安!◇